第五年

——談第五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

林良

五年來，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一直在爲兒童文學的耕耘默默的努力。基金會爲兒童文學耕耘者提供一筆獎金，每年至少贈獎給少年小說、童話、圖畫故事的作者各一位，兒童詩的作者十位。事實上，基金會爲了鼓勵更多的作者爲兒童寫作，在每一屆頒獎前夕的評審會上，往往接受評審委員會的建議，增列佳作獎。五年來，爲得獎作品出版的單行本兒童讀物，已經累積到二十五册。在鼓勵作者爲兒童寫作和出版優秀兒童讀物方面，基金會已經有了可觀的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如果有人問起中國兒童詩的現況，基金會至少可以提供七本兒童詩集讓研究者作參考。

大家最常問到的一個問題是：這個兒童文學創作獎鼓勵的是誰？或者說，它鼓勵什麼？

這個問題的最佳答案是：它鼓勵的是「奉獻者」，同時也鼓勵「奉獻的精神」。這個創

作獎，事實上是一年一度的「兒童文學奧林匹克競技會」，那一筆數目並不很大的獎金，是一頂代表榮譽的月桂冠。我們所希望的是：每年那日子一到，所有優秀的兒童文學寫作者都來參加這個競技會，爭取那一頂桂冠。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向社會、向文學工作者，作一次年度的呼籲：『爲我們的孩子寫作！』『把你的最好的奉獻給孩子！』

這裏當然也含有熱烈的競技意味，那就是：『你的最好的，是不是也是我們之中的最好的？』這競技的最大收穫，只是一頂桂冠；但是這競技大會的收穫，却屬於參加者的全體：向全社會發出「爲孩子寫作」的呼聲，向全社會表現爲兒童奉獻的熱情。

基金會的這個理想，是一個很高的理想。它最需要在兒童文學創作上或者在寫作上已有傑出成就的作家的支援——人人每年爲孩子奉獻一本書或者一篇作品，目的在提倡「爲孩子寫作」的精神，而不是爲一筆甚麼獎金。大家並不諱言「競技」，但是也都知道所爭取的只是一頂桂冠。

爲了達到這個理想，基金會期待着響應、參加、支援；但是到目前爲止，支援這個活動的作家和詩人，在第四屆以前只有兩三位，到了第五屆才逐漸增多。基金會也曾經「邀請參加」，委婉的說出高懸的理想，但是介意落選和關心作品出路，是最大的阻礙。基金會要走的路子還遠，支援會來得很慢，一切都在開始，理想總有實現的一天，只要繼續努力。我們感激的是許多年輕的作者，他們不介意落選，也不在乎作品的出路。他們肯奉獻，因此一個小小的兒童文學作家羣正在凝聚中。也許在不久的將來，能以自己寫作上的成就，來支援這個年度活動的，正是他們。

第五屆兒童文學創作獎評審會收到的支援「爲孩子寫作」這個活動的作品，少年小說組

最少，共九件；兒童詩最多，合計有一千五百首；童話和圖畫故事兩組居中。

少年小說組所收到的作品，除了其中的一件，共同的優點是作者已有「讀者是孩子」的認識，都能掌握語言文字運用的分寸，語言用得很自然，很適合兒童閱讀。很明顯的共同缺點是小說結構的鬆懈，小說裏「掛鈎」少，不像一列火車，却像偶然組成的一隊汽車。我們不能根據「故事」來評斷一篇小說的藝術成就，但是「完整的」「有機的」故事，却是小說的「生存條件」。這跟現代流行的「晦澀小說」有關，但是童心是不講文學裏的主義的。少年小說最少要能使小讀者「熱心的翻開下一頁」。

入選作品「春天來到嘉和鎮」，寫的是一個小鎮裏的孩子們的故事，隱含的主題是博愛和寬恕。取材方面已能走出教室和校門，跟社會接觸。在所有作品中，這是在故事發展方面較有表現的一篇。佳作「養魚的孩子」，相當生動的描述了養魚人家的生活，具有兒童文學裏「生活經驗的交換」的價值，評審會認爲這一點是值得表揚的。

童話的寫作，一直是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裏最弱的一環。童話來自兒童天眞的想像。童話作者探索的正是這樣的一個自由的想像世界」。兒童以待人的心，以極大的同情，去對待宇宙萬物，因此天地間的一切東西都具有了人性，包括一隻杯子、一枝鉛筆在內。所謂想像，不能脫離人情。怪異並不是童話的美質。

本屆童話組的「支援作品」，創作力都較弱，在想像的「天眞」和「美」方面，缺乏突出的表現。期待着「新鮮」作品的評審委員，稍稍感覺失望。大多數的作品，都不能突破既有的故事套子。

童話的讀者，比少年小說的讀者幼小純眞，適合閱讀明確具象的句子。大部分的作品有直陳主題的傾向，因此抽象的句子較多。這會使小讀者有「不清楚」的感覺。每一篇兒童文

學創作，幾乎都不能避免的含有作者的教育理想，不能避免的透露了作者的道德觀，但是你只能透過「趣味的閱讀」來處理。你不能把你的教育理想表達得很沒有趣味；相反的，你當然也不能爲了釀造趣味而抨擊道德；兒童讀物畢竟不是「成人讀物」。沒有趣味，是多數作品的共同缺點。

本屆童話組取佳作三篇：「隱形手」、「稻浪上的晴空」、「小繡眼找媽媽」。在趣味方面表現較好的是「隱形手」，那是一隻肉眼看不到的第三隻手。

兒童詩組。年年豐收，本屆也不例外。這跟現代人不容易覓得較長的寫作時間有關。儘管「寫作」不等於「寫字」，但是各種不同體式的文學作品，在表現最佳的時候，一部六萬字的小說，要比一首詩寫較多的「字」。我們也可以說，現代生活爲詩創作的發展提供了較佳的機會。

評審會對兒童詩的評選，一向抱定一個不變的宗旨，就是不奉行「一種詩」主義。歷屆的評審委員，都能用欣賞的態度選詩，而不以「對詩的主張」來選詩，把每一首詩都看成一個獨特的個案。那結果，選出來的必然是「多種詩」。用「主張」的觀點來衡量，必定有許多首「不合要求」，甚至被斥爲僞詩假詩。完全符合一種主張，一種要求的詩，儘管「合格」，却並不一定十分可愛。

本屆入選的詩，有白描的，有直陳的，有充滿意象的，有充滿機智的語言而缺乏意象的，有舊瓶裝可愛的新酒的，有舊酒裝在可愛的新瓶裏的，有圖畫詩，甚至有一首很可能是孩子寫的「孩子詩」。像去年一樣，評審會選了最可愛的十首，另外還選出二十首佳作。十首入選作品的詩題是：升旗、晾衣服、風和雨、畫老師、烟囪、一家人、遊戲、豆藤會寫字、臺北一隻鷄、太陽公公會騙人。單單這些詩題，就已經够可愛的了。

圖畫故事的評審，重點在插畫的製作，因爲文字部分，已經由基金會事先提供。對評審委員來說，這種安排確實可以減少許多困擾。爲故事方面的缺點而捨棄表現極佳的插畫，或者爲了圖畫平平而拋棄一個好故事的情況，已經可以避免。

本屆收到的作品，水準都相當高，呈現出一個可以使兒童入迷的彩色圖畫世界。這些美好的插畫，使我們有了這樣的感想：畫家們都有了充分的準備了，作家們，快努力寫作吧！

評審委員在愛惜的心情下，選出表現最好的兩本，列爲入選作品，另外還選了三本佳作。「數字遊戲」裏，充滿了可愛的人物造形，運用各種獨特的表現方式，整本畫册活潑而富創意。評審委員的評語是：已達專業插畫家的水準。

「我有一隻狐狸狗」，主角是一個男孩子和一隻白狐狸狗，限制了「純粹繪畫」的表現，某種程度的寫實的要求，拘束了畫家的發揮。但是作者很機智的運用了漫畫形式，獲得了兒童的感應。他把握水性顏料的特質，加上靈活筆觸的鈎畫，構成華麗美觀的畫面。評審委員也公認他已經達到專業插畫家的水準。

列爲佳作的幾册，表現也都不弱，尤其是在運用「兒童畫」的特徵方面，充滿機智和趣味，很能博得小讀者會心的微笑。

每年評審會完成任務，評審委員互相握手說「明年見」的時候，心中難免會有許多感想。對我來說，除了敬佩洪建全基金會的耕耘精神以外，還默默的禱祝着：希望明年會有更多的作家、詩人、畫家，來支援這個「爲孩子寫作」的活動。